

午夜风筝

丑闻、
复仇与爱情之
谜最密集的
纠缠

晗光
↓
著

晗光悬疑推理小说

群言出版社

午夜风筝

晗光↓著

晗光悬疑推理小说

群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午夜风筝 / 晗光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8.1

(晗光悬疑小说)

ISBN 978-7-5014-4154-9

I. 午… II. 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8217 号

午 夜 风 筝

著 者: 晗 光

责任编辑: 张小红

封面设计: 董 睿

责任印制: 张代英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26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154-9 / 1 · 1704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20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米兰·昆德拉有一本书，书名叫《生活在别处》。他还说过一句话：诗意地栖居。这是两句被人快引用废了的话，两句话的意思，其实都差不多。我藏有几乎全套的老米的译作，但是一本都没读完过。老米过于迷恋自己的思想了，以至于影响了故事的生动。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两句话，老米说得好。

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，充满了平庸、琐碎、无聊和无奈，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体会一下别人的生活。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钱和时间去做，而且，即使做到了，也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失望。有种粗俗的说法是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嫖，嫖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话是粗，但理不粗。很多东西，只适合

晗
光

远眺。或者，只适合想着。
我就是这么个整天胡思乱想、并习惯于把胡思乱想随手记下来的人。

欧·亨利有一篇小说《绿门》，讲的是一个人的奇遇和命运的不可知。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碰到一个发广告的。发广告的从一大把广告里抽出一张递给他，只见上面写着两个字：绿门。走了几步，这人发现后面的人收到的都不是“绿门”的广告。这个人正无聊呢，想求证一下是怎么回事，就又拐回去领了一张，上面仍是那两个字：绿门。再试一次，还是那两个字：绿门！无聊的人很纳闷地走了。没走出多远，他发现



街对面有一户人家，门竟然真的是绿的。这人心想，反正也闲着，去看看呗，我倒要看看这到底做的是什么广告。进了门，结果发现里面有一个快饿昏的美女。后面英雄救美的事我就不啰嗦了吧。值得说的是，几天之后，这人又一次去和该美女约会，又走过接到广告的地方，偶尔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家戏院的招牌上写着几个比人头还大的字：歌剧《绿门》热演中。

晕。

不知道别人看了这篇小说有什么想法，反正我看了后晕了，立刻就觉得平庸无聊的日子一下子变得五彩斑斓云遮雾罩山重水复。

平庸的生活里其实充满了神秘。我愿意这么想。

真正惊心动魄的神秘和悬疑不在腥风血雨的江湖，不在雾色惨淡的鬼域，而是在每个人身边，在那些不咸不淡的琐碎日子里。

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战国时期就有了的黄淮流域的小城，当时是蔡国的新都，我在那里长到十七岁。据说，隋末的程咬金曾将他的炼金炉设在东郊一带的城墙附近，经常传说有人在那里捡到了金子。每当夏天的雷雨过后（据说雷声会把地下的金子震出来，暴雨会把金子浇出来），我都会和一帮孩子一起去城墙边捡金子，在黄泥汤里滚得像泥猴一般。我没捡到过，也没见过谁捡到，也许，是别人捡到了但悄悄揣起来了。还有一个神奇的说法。淮河流域经常阴雨连绵，傍晚的雨后天，只要听到树下有“叽——”的叫声，你赶紧上去照准了撒一泡热尿，据说就能从下面刨出金鸡儿——金子做的鸡崽啊。于是一到下雨，我就憋着尿，雨一停，

便飞一般往林子里冲，唯恐别人占了先。

说这些不痛不痒的小事，只是为了说明我是个相信奇迹的人，现在还是。孩子都是相信奇迹的。虽然从来没亲眼见过谁在城墙边捡到过金子。而稍有常识的人，都知道雨后树根下面叽叽叫的是蚯蚓，而不是什么金鸡儿，但孩子们还是为此充满了疯狂的幻想。

许多人长大了，不再相信这种不靠谱的事。但我还信，在内心深处，我还是那个一身黄泥汤往树下撒尿的八岁的、相信奇迹的傻小子。

和我的小说里的很多主人公一样，我也画画，业余画了十年油画。踏踏实实地坐下来画一幅人像、风景或静物，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枯燥的事。我的画类似于赵无极和朱德群，走的是浪漫抽象的路子。最得意的一幅作品，是一张蓝调子的抽象风景：逆光，深谷，妖冶恍惚飘摆不定的植物的茎叶，形状不定也难辨为何物的诡异的暗影，天空上刺目的令人眩晕的光斑。我一个朋友看完，说了一句话：这里最适合拍玄幻恐怖片。我以为深得我心。

这幅画的名字叫《奇迹降临》。

我的小说，大概和我的画是一个路子。

我常去理发的小店，师傅用的梳子已经十几年了，齿掉了好几根，剩下的齿很尖，常常划我的头皮。我抗议。师傅却笑说，没办法，用惯了，顺手了，换了别的我不会干活。我是个比较注意形象的人，为了形象，只好牺牲头皮。

那把梳子，就像一些老话，虽然没新意了，但最顺手，最合用。所以，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的内容，我会说：丑闻、复仇与爱情。现在说这句话，很没创意，但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它最准确，就像那把旧梳子。

这本书收录了一部长篇《午夜风筝》，一部长中篇《隐身搭档》（又名《狐魔》）。它们的部分章节，都曾在《啄木鸟》杂志上连载过。

我一直觉得，好的小说文字是一条河，或跌宕，或舒缓，读者可以舒服地浮在水面上，自在地顺流而下，一边享受着水流的抚摩，一边欣赏着地远天高、四时晨昏和世情百态。这时最起码的感觉，是不累。而糟糕的文字却像一片沼泽，每走一步，都要很费劲地先拔起脚，再哆嗦着往前迈。吭哧吭哧，一本书没读完，人先累死。所以，我买书，尤其是小说，会先随手翻开一页读一下。如能很轻松地看下去，那就毫不犹豫地掏银子。不然，即便作者名气再大，广告词再漂亮，也不买。

对手上的这本书，您不妨试试我这法子。

还有一点。买书的时候，我没耐心看完超过三页的序。己所不欲，毋施于人。自己的这篇勉强算是序的小文，就到此打住。

2007年岁末

午夜
风箏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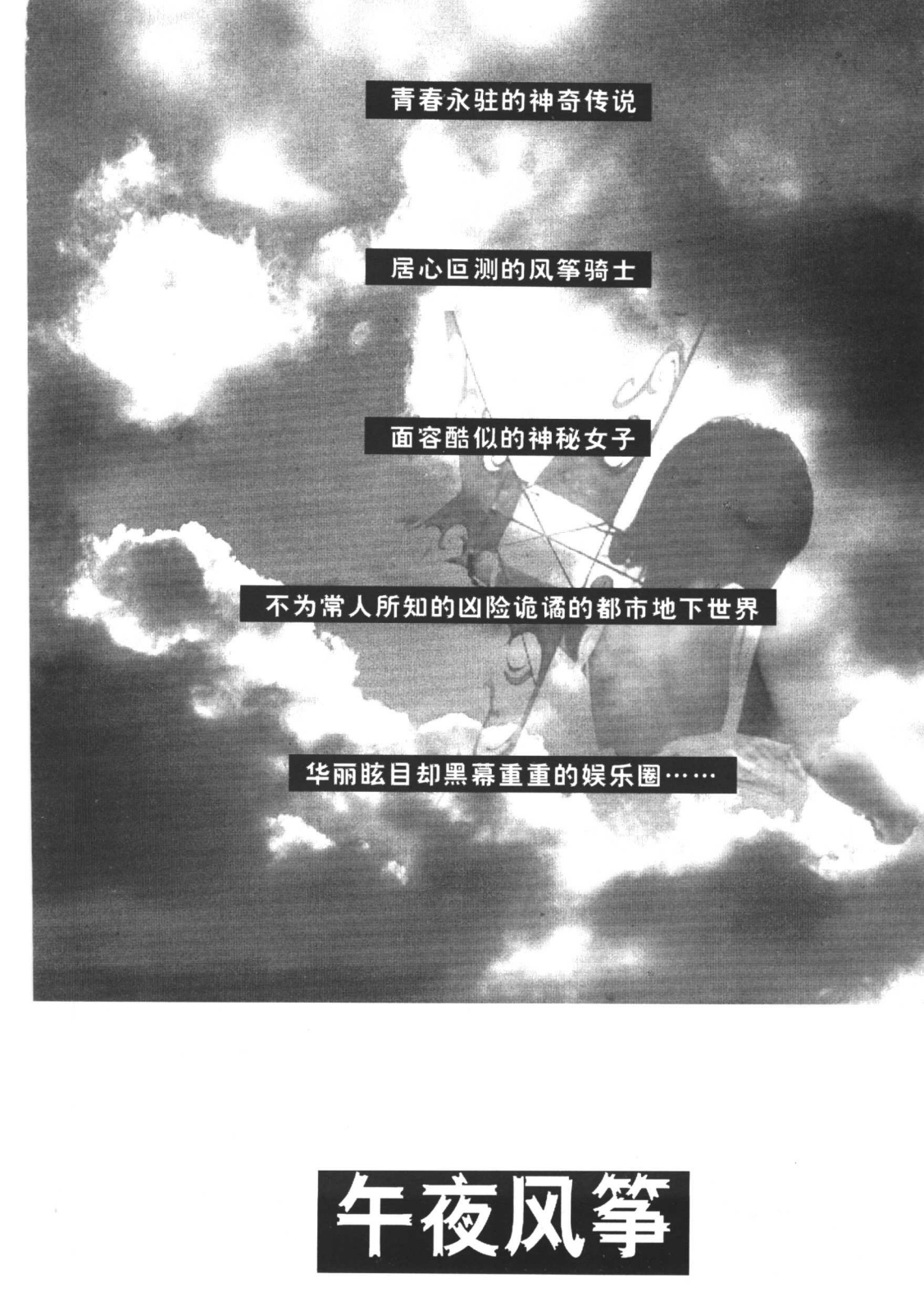
1

午夜风箏

1

隐身搭档

217



青春永驻的神奇传说

居心叵测的风筝骑士

面容酷似的神秘女子

不为常人所知的凶险诡谲的都市地下世界

华丽炫目却黑幕重重的娱乐圈……

午夜风筝

楔子

本报讯（记者文木）据市地下空间安全办公室介绍，为期半年的上京市地下空间调查近日接近尾声，截至12月底，共查明本市地下空间30842处，目前的地下空间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初本市的城区面积，其中20%的地下空间存在着各种安全隐患。

——《上京晚报》

要下雪了。

天空云层很厚，像一团一团黑灰色的棉花密密地拥挤在头顶。没有一丝风，空气里有一种暖洋洋的慵懒气息。下大雪之前总是这样，上年纪的人都说，下雪时不冷化雪时冷。

午夜静得出奇。远远的天空有一点亮光忽闪了一下，接着是微弱的“啪”一响，是心急的孩子放出的二踢脚。

再过一阵就是除夕了。

几个黑影悄悄穿过一片阴森森的柏树林。这里，离传说中神秘的什坊库教堂的后院墙就只有几步之遥了。

一只夜鸟被惊飞。

头顶扑棱扑棱一阵乱响。

柏树的枯枝败叶簌簌地飘下来。

“绕着点那些墓碑走，旁边经常会有暗洞。”前面的人小声

提醒。

“哪是墓碑？”

“那些灰白色的东东。”

“看门的老爷子不知道睡着没有？”

“早晕了。老爷子天天夜里半斤二锅头，十点半评书一完准上床。”

Vrban exploration，中文的意思就是“都市探险”，这是近年来在城市年轻人中兴起来的时尚玩意儿，这帮人也被称为V族。雪夜什坊库教堂院墙外的几个人，就是上京时尚青年中赫赫有名的“探针”俱乐部的。

什坊库教堂，是18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在上京修建的第一座教堂，当年金碧辉煌，蔚为壮观。闹义和团的时候，这里是全城老外的最后一个据点。后来赶到的英军，曾和义和团在这里反复拉锯，战斗惨烈异常。

破败的教堂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荒芜了。

多少年来，北城一带就流传着有关教堂的无数怪诞的传说。比如在大雪压门的冬夜，有人听到教堂里夹杂着叽里咕噜外语的凄厉的呼喊。或霜旦雪晨，看见一身是血的长辫汉子立在衰颓的教堂尖顶上，扯着脖子吼：仓唧唧一声钢刀响，血淋淋的人头滚刀旁……

连那些外来务工人们的棚户区，都远远地躲着它七八里开外。

最近，“探针”俱乐部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，说不知是哪个公司买下了那块地，给教堂的院子加了门，上了锁，还派了个又聋又瞎的老爷子看着，不清楚到底要干什么。

“探针”要赶紧来探一探。要不，不定哪天就成了一片工地了。

一行人摸到墙下。青砖墙已残破不堪，但仍有一人多高，高大厚实。

起风了。几茎枯草在墙头飘飘摆摆，发出嗖嗖的轻啸。

前面的两个人利索地从黑色提包里，拽出两架折叠铝合金梯子，咔咔几声轻响，梯子已打开靠在墙上。

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越墙而过。

队长剃刀是第四个爬上墙头的。他刚要转身从墙另一边的梯子下去，却听到头顶一阵奇怪的响动。

是大风撕扯旗帜或布一类东西的声音，啪啦、啪啦啪啦、啪啦啪啦啪啦。剃刀起先以为教堂顶上挂了什么旗帜。可想想又不对，这么一片荒无人烟的残砖烂瓦，插一杆旗做什么呢？

剃刀立稳了脚，抬头四面一看，发现在教堂尖顶偏东南的方向，远远地有一串白色的东西，在风中忽上忽下，摇头摆尾。定睛再看，原来是一串巨大的风筝，由五个白色的三角翼组成。

午夜的天空，雪花越飘越紧。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午夜，昏暗夜空里的风筝透着十二分的不寻常。

午夜风筝的那根细细的线，不知是攥在一只什么样的手里？这个人在哪儿呢？

谁、为什么要在这个万籁俱寂的雪夜、整个世界都已进入梦乡的时候，来放风筝？

—

百年的老教堂，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。脚底下的感觉，是一层积年的厚厚的灰尘，踩上去有噗噗的闷响。地上脚印杂乱，

也不知是哪年留下的。该是怀着各种各样奇怪心思的人吧，一般人恐怕是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。

手电筒青白的光柱划来划去，像《星球大战》里的光剑，阔大的空间里的黑暗，仿佛是有质感的果冻，瞬间被切割成不规则的形状。

一群野鸽子惊了，在头顶撞来撞去，间或有几片羽毛飘下来。空气呛人。有人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赶紧用手捂住。

地下室里有一股浓重的霉味，各种杂物塞得满满当当，已经没了什么值钱的东西。破桌椅板凳都缺胳膊少腿，不小心碰到，立刻应手而碎，除了拿去当烧柴，做不了别的用场。但现在城市里谁还烧柴呢？

几个巨大的橡木酒桶，蹲在角落里，一人多高，粗可三人合抱。这么大的酒桶也是少见，酒若是满的，不会水的人掉进去估计得淹死。桶板大多被劈开拿走了，有的只剩下几道巴掌宽的铁箍。铁箍没被偷走，是因为地下室的口子太小，弄不出去。

在东倒西歪的酒桶里，有一个桶却透着古怪。它稳稳地蹲在角落里，身上刀劈斧砍的斫痕累累，却几乎是完整的。一个戴黑色针织棉帽的人顺手推了推，酒桶竟纹丝不动。

“邪门。”这人低声嘟囔了一句，招呼两个人上来，三人骑马蹲裆站定，“嗨”地一努劲。

还是没动。

“里面怕是有东西。”黑帽子说。

一帮人立马兴奋起来，一片七嘴八舌。

梯子架在了木桶上。黑帽子爬上去，拿手电往里晃了晃。“没什么呀？”他脑袋都快扎进去了。

黑帽子从墙上摘下来一个破罐子，用力砸进去，啪嚓一声。

见没别的动静，黑帽子“咚”的一声跳了进去。

接下来的一串声音就有点不妙，先是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伴随着黑帽子压抑着的失声尖叫，跟着便是一串“扑腾”、“扑腾”的肉体撞击硬物的声音，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。

在更远更深的地方，传来隐隐约约的低吼，是那种猛兽喉底的声音，一般来说，这是一种警告。

站在梯子上的剃刀急得在上面大喊：“全子，你没事吧？”

半天才听到底下哼哼嗨嗨的呻吟：“没事没事，里面好闷哪操！”

“里面是个暗洞，空气稀薄得很，把氧气瓶拿下来。”听声音全子已经爬到地面上来了。

要说“探针”俱乐部的探险装备还真不含糊，一水儿的都是专业级，每人背着一个大包，形状都不一样，自然里面的装备各异。

三个小型压缩氧气瓶和面罩、锂电池头灯很快就准备好了。

剃刀从包里居然又拽出三把闪着蓝光的手枪来，招呼另一名队员过来，和全子三人一人一把。

“走！”剃刀第一个扒着桶沿轻轻跳下去。

下到桶底剃刀才看清楚，这个桶原来只是地下二层地洞的伪装，桶身整个镶入地下，桶底是装着搭扣和弹簧的活板，正常在上面走没事，也发现不了什么。但全子愣头愣脑地往下一跳，180多斤的分量撞开活板，一下就翻了进去。

三个人装束整齐，全子打头，剃刀居中，另一人在后，依次进洞。

接着洞口，其实就有凿得很粗糙的石头台阶。全子刚才是摔下来又顺着台阶滚下去的。

全子一边走一边数，下到底一共是108级。向左一拐，是一个狭窄的山洞，大小也就仅仅能容一个人猫腰进去。全子那么大的块儿，走起来就有点费劲了，吭哧吭哧地一边走一边嘟囔。隔着氧气面罩，也不知他在骂什么。

外面大雪纷飞，已经是零下十几度了，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仍觉得有无数冰冷的细针嗖嗖地往里钻。但洞里却暖和得很，全子甚至都觉得后背上已经沁出了一层细汗，热扎扎地，很舒服。

洞壁和脚下都湿漉漉的，像走在一层刚出水的鱼身上。

周围静得怕人，只听到三个人粗重的呼吸声和自己的心跳。

咚咚，咚咚，心跳越来越快。突然，全子觉得心脏“呼”地一声直顶到喉头。随着右脚迅速地弹起，一声惊呼脱口而出！

“我靠，怎么了？”后面的两个几乎同时回头。

“我踩着了东西，软的。”全子惊魂未定。刚才右脚一脚踏实，绝然不是踩在鱼身上的滑溜感觉，而是肉肉的。

几个人闪在一边，靠壁而立，用手电一照，原来是一只死老鼠，也不知死了多久了，被全子一脚，把肚肠踩得稀烂。

全子赶紧在地上蹭自己的鞋。

“只是只老鼠，差点被你吓死。”其他两个松了一口气。

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工夫。

前面豁然开朗。当年的陶潜写《桃花源记》，不知是不是见过类似的地方。桃花源可是个人人自在的乐园天堂，这里的气氛却不像，古怪得很，空气里有一股细细的恶臭，隐隐约约的，不知从何处来，但又无处不在。

死耗子。全子又想起那只肚肠被他踩爆的耗子，怎么都觉得臭味是来自自己的鞋，忍不住又在地上蹭了蹭。

我的“麦迪四代”啊，一千多块哪。全子在心里可惜。

在三个人的电筒和头灯的照射下，里面的情形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。

大，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巨洞，大概是在刚才来的路上看见的山肚子里。从左首一个洞里汹涌而出的一条暗河，在洞厅中间汇聚成一个20平米左右的湖，又从右首的一个洞里奔涌而出。刚才在上面听到的低吼，就是这急流的回音。高，电筒的光柱照上去，光斑在顶上几乎是昏黄的一圈，怎么也得有二三十米高吧。

这里的空气比隧道里好多了，几个人都把面罩摘了下来。

湖边居然有不少垃圾，几堆灰烬，还有破报纸、方便面袋子、火腿肠的包装什么的。

“这儿看样子是当年洋人躲义和团的地方”，剃刀一边拍照一边拿脚在垃圾里踢着，“嘿，这报纸是1938年的《中央日报》呢。”

“至少五年前还有人来过这儿。”全子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这种南汇牌的火腿肠是五年前的东西，那个厂早就倒闭不生产了，他们在肠里掺病死猪肉。”全子肯定。

剃刀搬起块小西瓜大小的石头，“噹”地一声扔到了水里，“我试试这儿有多深。”

石头激起了丈把高的水柱，水花四溅。

全子不由自主地往后一躲。立刻觉得右脚又踩到一个肉乎乎的东西。

“死耗子！都得非典了？”全子有了上回的经验，也不一惊一乍了，但还是用电筒往后照了照。

全子发出的声音已经不是人的声音，类似现在唱歌的那种